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國朝著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五目錄

儒行一

沈國謨

史孝咸韓當

管宗聖邵曾可

劉洵

范鎬鼎

羅維善

党湛

雷子霖蔡啟允啟賢

顧樞

柴紹炳

潘平格

吳光

高厚

鄭賡唐

蔡宣之

補錄

曹續祖

臣等謹將各省承辦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五

臣等謹將各省承辦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一

沈國謨

史孝咸

管宗聖

韓當

邵曾可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弟子徧天下後或不軌師說
爲訛議於世而同邑傳其學者推徐曰仁愛錢緒山德洪胡今山
瀚聞人邦正詮再傳而得沈先生國謨國謨字求如餘姚諸生少
以明道爲己任嘗從蕺山劉子會講證人社歸闢姚江書院與史
子虛管霞標輩申明良知之說其所學或以爲近禪而言行敦潔
較然不欺其志故推醇儒明亡聞劉子絕粒死哭之慟已而講學

益勤初山陰祁忠敏公彪佳與先生善忠敏以御史出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憝數人會先生至欣然以告先生字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云哀矜弗喜乎忠敏後嘗語人吾每慮囚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當也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子虛名孝咸餘姚人繼求如先生主姚江書院嘗曰空談易對境難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語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醇潔之士多歸之卒年七十有八順治十六年也管霞標者名宗聖亦餘姚人爲人孝友忠亮彊氣自克言動必準於禮鄉人化之孫少保鑛始與霞標爲文字交既從講聖學喟然歎曰向嗜讀左國秦漢百家書先生爲我洗盡矣鑛世所稱月峯先生也自沈史歿後

書院輟講垂十年而縣人韓仁父繼之仁父名當求如弟子也其學兼綜諸儒以名教經世兢兢儒佛之辨居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必自節用始出陸梭山居家制用篇授學者曰能做此亦自足用何更外求爲臨講必默對良久始發語聞者輒內媿汗下退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時又有邵曾可者字子唯性孝友愷悌少頗好書畫一日讀孟子至伯夷聖之清者也遂渙然釋去姚江書院之立也人頗迂笑之子唯厲色曰不如是便虛度此生遂往學同儕請業者多辨難子唯獨默然竟日初以主敬爲學後專提致知師事子虛甚謹晨走十餘里叩牀下問疾不食而反月餘亦病同人推其誠篤卒年五十有一

右事略李元度撰

劉洵

劉洵山陰人明左都御史宗周子宗周家居講學諸弟子聞教未達輒私於洵洵應機開譬具有條理宗周卒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蔭洵官洵辭既葬居蕺山一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經以竟父業通家故舊亦峻拒之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者宗周所著書也所臥之榻假之祁氏病亟彊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右 國史館本傳

劉伯繩名洵浙江山陰人蕺山劉子之子也方劉子家居講學諸弟子聞教未達輒私於伯繩伯繩應幾開譬具有條理聞者莫不

灑然共相欽服及劉子絕食死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伯繩官
伯繩辭曰敢因父死爲利旣葬遂杜門絕人事有司或請見卽通
家故舊亦峻拒之副使王爾祿故劉子門生以金三百兩請刻公
遺書弗受語使者曰幸爲我辭大夫出處殊涂無苦相彊居藪山
一小樓二十年考訂遺經以竟先人之業所與接唯史子虛張冀
夫憚仲升數輩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亦不應臨終戒其子曰若等
當常記憶大父遺訓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者劉子
所著書也所臥榻假之祁氏病亟彊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
之榻旣歿門人私謚曰貞孝先生

右述彭紹升撰

劉洵字伯繩山陰縣人忠介公宗周之子也忠介家居講學弟子中有未達者問於洵荅問如流無滯義其相敬服及忠介聞國變絕食死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以官辭曰敢因父死以爲利旣葬杜門不出絕人事副使王爾祿故忠介門生以白鏹三百兩請刊忠介遺書不受語來侔曰幸爲我辭出處殊途毋苦相強忠介欲著禮經考次一書屬洵撰成處小樓中日夕編纂以夏小正爲首編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厯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己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設爲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

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
喪問喪終之以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
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
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
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
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著書之暇談論惟史孝咸憚仲
升數人而已或勸之主講會不應戒其子曰若等當常記憶大父
遺言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忠介所著書也病時所臥榻乃假
之祁氏者強起易之曰豈可終於假人之榻耶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范鎬鼎

范鎬鼎山西洪洞人性孝友講濂洛闡明絳州辛全之學康熙六年進士以母老不仕河汾間人士多從受經十八年以博學鴻儒薦未起立希賢書院置學田贍學者輯理學備考三十卷采辛全孫奇逢熊賜履張夏黃宗羲諸家緒論附以己說議論醇正嘗貽書祭酒王士禎論學士禎善之鎬鼎又著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三晉詩選四十卷

右 國史館本傳

洪洞范先生諱鎬鼎字彪西進士隱居不仕傳絳州先儒辛復元

皇朝通志卷三十五

王

之學教於河汾閒著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 國朝理學備

考共三十卷曰竊聞之先正云論學歸宗不可不嚴與人爲善不可不廣又云吾輩不可以君子自居不可不以君子自勉予之爲備考也內而自考外而考人旣遇之入備考者並望之讀備考者時平湖陸子與之書曰僕浙西鄙人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生之書而讀之然後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學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奧且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

能行之有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於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鄉
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閒王仲淹辟敬軒
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爲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
考中辭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之例而
不取伊洛淵源錄之例曰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
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
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僮並舉以示
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況王陳
之爲險徑辭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
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懷乎至備考中謂學問只怕異

不怕差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此但
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薛胡則非直
小異也是大差也卽其一生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其小醇而
並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
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
語可盡嘉靖中粵東陳清瀾先生有學部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
識先生會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
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並
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
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又贈詩云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

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發憤尋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
辭時時在牆羹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道賴于
城愧我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旣已遠誰人開我盲願言去世
網竊附在嚶鳴勿嗤下里音如何辱韶英觀此可以知先生矣所
著尙有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以其父
芸茂有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

右學案唐鑑輯